

水 浒 资 料 选 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毛 主 席 语 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第一部分 鲁迅有关水浒的评论 (1)

第二部分 有关《水浒》的史料

一、《水浒》成书以前的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

东都事略(节录)(宋·王偁)	(6)
三朝北盟会编(节录)(宋·徐梦莘)	(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节录)(宋·李心传)	(6)
宋史(节录)(元·托克托等)	(6)
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 墓志铭(节录)(〔 〕·范圭书)	(7)
醉翁谈录(节录)(宋·罗烨)	(7)
癸辛杂识续集(节录)(宋·周密)	(8)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节录)(元·无名氏)	(10)
杞菊轩稿(节录)(元·陆友)	(14)
所安遗集补遗(节录)(元·陈泰)	(14)
录鬼簿(节录)(元·钟嗣成)	(14)
录鬼簿续编(节录)(明·无名氏)	(15)
太和正音谱(节录)(明·朱权)	(15)
黑旋风双献功杂剧(节录)(元·高文秀)	(16)

二、《水浒》的作者

录鬼簿续编（节录）（明·无名氏）	（ 17 ）
七修类稿（节录）（明·郎瑛）	（ 17 ）
百川书志（节录）（明·高儒）	（ 18 ）
西湖游览志余（节录）（明·田汝成）	（ 18 ）
野获编（节录）（明·沈德符）	（ 18 ）
续文献通考（节录）（明·王圻）	（ 18 ）
稗史汇编（节录）（明·王圻）	（ 18 ）
戏瑕（节录）（明·钱希言）	（ 18 ）
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	（ 19 ）

三、《水浒》的版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节录）（孙楷第）	（ 21 ）
解放后出版的《水浒》版本	（ 23 ）

四、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传序（明·天都外臣）	（ 24 ）
忠义水浒传序（明·李贽）	（ 25 ）
水浒传序二（节录）（清·金圣叹）	（ 26 ）
贯华堂本《水浒传》第七十回惊噩梦部分（清·金圣叹）	（ 27 ）
水浒后传论略（明·陈忱）	（ 28 ）
荡寇志缘起（清·俞万春）	（ 28 ）
结水浒全传（节录）（清·俞万春）	（ 29 ）

第三部分 《水浒》研究论文索引

第一部分 鲁迅有关《水浒》的评论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三八八页

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的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的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三卷一五一页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一二三页

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三一〇页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四二九页

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

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花边文学·大雪纷飞》，《鲁迅全集》第五卷四四六页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一七六页

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六卷三〇四页

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二二页

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三四页

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五页

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二〇二页

《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人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泊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一页

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连，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二——一一三页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禎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三页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人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四页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认的。’”此则作“林冲道，‘原来如此。’”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人，故发凡云，“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颇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也。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六页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周亮工（《书影》一）记《水浒传》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处，如第五回

叙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云：……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八——一九页

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鲁迅全集》第八卷三三七—三三八页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给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十卷一七九页

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

《毁灭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八卷六〇三页

《水浒》四本。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或可称为“幽默”。

《致增田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谈 金 圣 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尚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啖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

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四〇三——四〇四页

第二部分 有关《水浒》的史料

一、《水浒》成书以前的历史 记载和文艺作品

东都事略（节录）（宋）王偁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十一《徽宗纪》）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卷一百三《侯蒙传》）

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卷一百八《张叔夜传》）
（据振鹭堂刊本）

三朝北盟会编（节录）（宋）徐梦莘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扬可世、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卷二百十二引《林泉野记》）

（据清光绪三十四年许函度校刊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节录）（宋）李心传

建炎元年，秋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先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卷七）
（据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七月印本）

宋史 (节录) (元) 托克托等

宣和三年二月，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卷二十二《徽宗纪》）

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罢知亳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

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经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诚，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

（据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本）

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节录)

() 范圭书

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借才互以推公，公遂兼帅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一九三九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据《水浒研究论文集》

张政娘《宋江考》文中所引转录）

醉翁谈录 (节录) (宋) 罗烨

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言《石头孙立》、《姜女寻夫》、《忧（疑是夏）小十》、《驴垛儿》、《大烧灯》、《商氏儿》、《三现身》、《火杖笼》、《八角井》、《药巴子》、《独行虎》、《铁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相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季铁铃》、《陶铁僧》、《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此乃为朴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梅太郎》、《斗刀楼》、《拦路虎》、《高拔钉》、《徐京落草（疑应作“草”）》、《五郎为僧》、《王温上边》、《狄昭认父》，此为捍棒之序头。（甲集卷一舌耕序引小说开辟）

（据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

癸辛杂识续集（节录）（宋）周密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未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拔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呼保义宋江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智多星吴学究

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

玉麒麟卢俊义

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

大刀关胜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

活阎罗阮小七

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

尺八腿刘唐

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

没羽箭张清

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病尉迟孙立

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

船火儿张横

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监之，清源庙食？

花和尚鲁智深

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冈袍，佛也被恼。

行者武松

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

混江龙李俊

乖龙混江，射之即济。武皇雄争，自惜神臂。

九文龙史进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

小李广花荣

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

霹雳火秦明

霹雳有火，摧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

黑旋风李逵

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

小旋风柴进

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

插翅虎雷横

飞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王关，岂伤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病而速，故神无力。汝行何之，敢离大行？

先锋索超

行军出师，其锋必先。汝勿锐进，天兵在前。

立地太岁阮小五

东家之酉，即西家东。汝虽特立，何有吾宫？

青面兽杨志

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

赛关索杨雄

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将军，鸿门直撞。斗酒肉肩，其言甚壮。

两头蛇解珍

左啖右噬，其毒可畏。逢阴德人，杖之亦毙。

美髯公朱仝

长髯郁然，美哉丰姿。忍使尺宅，而见赤眉。

没遮栏穆横

出没太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栏，难离伙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志在金宝。大似河鲀，腹果一饱。

双尾蝎解宝

医师用蝎，其体贵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

铁天王晁盖

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

金枪班徐宁

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受，羽林是卫？

扑天雕李应

鹭禽雄长，惟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华不注山人戏书。（卷上《宋江三十六赞》）

（据《津逮秘书》本）

新刊大宗宣和遗事（节录）（元）无名氏

先是朱勔运花石纲时，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

“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诰割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

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

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将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傍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痰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

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辩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那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郢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郢城县根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么？真是个：

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镗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泊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郛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

杀了阎婆惜，囊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

是时郛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根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黄本作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人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小李广花荣
没遮拦穆横
花和尚鲁智深
铁鞭呼延绰

拚命二郎（黄本作拚命三郎）石秀
摸着云杜千

病尉迟孙立
没羽箭张青
浪子燕青
行者武松
急先锋索超
火船工张岑
铁天王晁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见梁山泊上见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朱同、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泊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从正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鲁智深 一丈青张横 铁鞭呼延绰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三十六人数足。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了四句放旗上道，诗曰：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据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印本）